

异域见闻>>>

留学纪事之典型性英国



正是这份波澜不惊的大气，才让剑桥淡然地走过了800年的风风雨雨。



大学之道

□张易喆

编者按

张易喆，留学英国的洛阳学子，主修英国文学，现就读于英国华威大学。

他以游记的形式，将在英国留学及在欧洲旅行期间的见闻呈现给读者，真实而鲜活地记录了外国文化与生活，并以一个年轻的洛阳人的视角，全新解读中外文化现象。本栏将陆续刊登由他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以期给读者勾勒出一个多维的文化空间。

记得刚到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上“中英文化比较”课，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张白纸，让我们在一分钟内将脑海中最先闪过的三个关于英国的印象绘于纸上。当大家将自己的印象汇总在一起时，我惊喜而又不无意外地发现，大家的三个印象竟是那么相似，而这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却又如此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外国人对英国的解读。这三幅画面合在一起便是英国人最经典的形象：一位手持黑色雨伞、衣着笔挺的绅士，边走边读一份厚厚的《泰晤士报》。

然而，英国在我眼里更多的是以生活中真实而自然的姿态存在的。它的饮食、它的喜好甚至

它骨子里最纯粹的生活规律，都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典型的英国。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细节，便可透出整个英国的性格。

英国最值得骄傲的财富之一，便是拥有多所历经岁月沧桑、培育出无数英才的世界知名的大学。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义无反顾地为了理想进入这些大学。同时，教育也渐渐成为英国的一项支柱产业。

教育乃国家之本，英国的高等教育恰恰体现了这个民族最基本最纯粹的性格与态度。英国大学的基本功能，正好符合中国四书五经中的《大学》所提倡的：“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英国的大学，不仅倡导学生天赋的美德，还要让学生的思想破旧立新，最终达到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

要说英国的大学，最有话说的便是剑桥。

第一次到剑桥，是参加一次学术交流活动。研讨会后，我和几个朋友在校园里闲逛。一如大多数英国大学一样，剑桥大学没有大门，没有围栏，有的，只是传说。

公元13世纪以前，剑桥还只是沼泽区旁的一个小集市。公元1209年，当时建有高等学府的牛津发生了当地居民和学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一些教师和学生逃往剑桥。之后，在国王亨利三世的支持下，这里开始建立一些学术组织。

公元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授予剑桥教学权。

我们在校园里各个学院间悠闲地转着，蓦地发现，第二天剑桥便要迎来800年校庆。800年，单是这一数字就让人叹为观止了，更何况是加在剑桥身上，更何况是加在无数巨人的名字之上。然而，这里的一切却显得格外平静，神色淡定的路人，如常开门迎客的店铺，静静流淌的康河，一切都在昭示着，“无论800年还是8000年，学问还是要做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风雨的浸灌，似乎只在斑驳的砖瓦上留下一些痕迹而已。朋友说：“要是在国内，不消说800年，80年的纪念庆典都不知道会闹出多大动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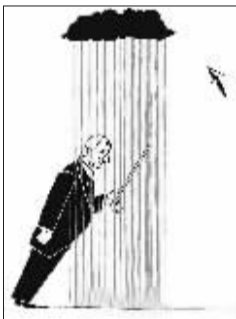
然而，这里没有。剑桥的平静已然将风雨吞纳。

我终于省悟，这种平静是一种大气。

一直以为，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民族性格是大气，可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怎样去平复虚浮的心境，怎样多一些踏踏实实，少一些虚张声势。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只有内心宁静，才能做到心如止水，才能行事谨慎，才能最终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而内心的宁静是一种大气的修养，大气所至，乃蕴浩然之气于止水心间。正是这份波澜不惊的大气，才让剑桥淡然地走过了800年的风风雨雨。

夕花朝拾>>>



男人流泪，是情到深处的自然流露，是爱到极致的美表达。

男人的眼泪

□田中夏

我只见过两个男人流泪，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老乡。

那年秋天，父亲和母亲背井离乡到了青岛，我一个人留在家乡的县城读书。国庆节时，我坐火车去青岛看望父母。当我辗转到达父亲地址上所说的那个地方时，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母亲说，父亲去买菜了，听说我要来，一早就提着篮子走了。

当我在市场上看到因常年酗酒而瘦弱不堪，连走路都摇摇晃晃的父亲，正走过一个又一个菜摊买我最喜欢吃的西红柿、菜花、黄瓜时，我并没有向他走过去，我只是远远地看着他，看着他低头挑菜，讨价还价，然后晃着身子在人群中走动。他手里的篮子被挤得东倒西歪，我担心他随时有跌倒的可能。

十几分钟后，他终于买完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心满意足地往回走。我迎过去想帮他提篮子，那一刻，他离我只有两步远。当他眯着眼睛看到

确实是他的女儿站在面前时，他突然扔下篮子，蹲在人群里哭起来。他双手捂着眼睛，泪水顺着指缝溢出。周围的人都远远地看着父亲，他们永远不明白父亲为何而哭。而我知道，父亲的眼泪里有背井离乡的心酸，有对女儿的牵挂和疼爱，还有许多或许我不知道的委屈。我将父亲扶到路边，帮他拭干眼泪，然后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搀着他往回走。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觉得父亲低人一等，相反，因为那次流泪，我懂得了表面坚强的父亲背后那一颗善良、慈爱而疲惫的心。

另一个男人的眼泪也是当众而流，而且流得酣畅淋漓，真让人动容。

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聚会，四面八方的人为着同一个文学梦而来。其中武老师是我的老乡，也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在酒桌上，当

武老师给他的老师敬酒时，眼里竟闪着泪花。我半开玩笑地说：“武老师，你好像要哭出来了。”接着，他的眼泪便毫无顾忌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跑了出来。那些透明的水滴晶莹剔透，透着晨露的纯真和真诚。

一个40多岁的男人，平时呈现给我们的都是成熟的笑容，那天，他却将眼泪洒在酒杯里，洒在场每一个人的心里。可是没有人会觉得他的眼泪叫脆弱，更没有人觉得他的眼泪不合时宜，相反，武老师的眼泪却将一个男人表象背后的纯真和对老师的爱表露得一览无余。还有什么比眼泪更能表达一个男人真诚而博爱的心呢？其实那一次，我是第一次与武老师见面，但是透过眼泪，我仿佛已经认识他多年，这便是眼泪的力量。

人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也曾说“只是未到伤心处”，我却认为，男人流泪，是情到深处的自然流露，是爱到极致的美表达。

若有所思>>>



我何等怀念过去的友情，现在，却必须通过这种时尚的方式去了解一位故友。

我们仨

□马继远

我的这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出现时，刚好在今年植树节。

那天，我正与同事在洛浦公园河堤上义务植树，接到了留守单位的同事的电话。

同事开玩笑说，有美女找我。

匆匆回到单位，刚坐定，敲门声响起，有位女子进来。

瞧我有点惊异的神态，这女子笑嘻嘻地说：“不认识了，我是‘马延’。”声音似曾相识，“马延”这个称谓，也是多年前极其熟悉的。我一愣，你是“马延”！记得你以前胖乎乎的，现在怎么这么瘦？

原来，我和这位老同学，都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单位也就离几站路的距离，却在毕业后从未见过面。她呢，是今天来开会，在一份内部资料上看到我的名字，想当面确认一下，方才促成了老同学的相遇。

询问彼此的工作和家庭，述说各自所知晓的同学的现状，自然谈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大马”。

上高中时，我们仨在一个班，姓氏相同，学习成绩差不多，很自然便凑成了一个小团体，被

同学笑称为“三驾马车”，还给我们仨分别起了代号：大马、小马、马延。这些称谓和代号，挺让我们受用，也更拉近了我们仨的距离。

下课后，我们仨没事就往一块儿凑，交流学习经验，畅谈对未来的美好设想，抑或发发某位老师的牢骚……周末，我们或相约攀登学校后面的大山，或到垂柳依依的河堤上散步。繁重、枯燥的学生时代，因了这份友谊，变得轻松而快乐。

中学毕业，我和大马到外地同一座城市读书，还偶有机会见面，马延则去了另一个城市。起初，我们与马延尚有书信往来。时间长了，可能大家都有了新的同学圈子，不觉间就断了联络。

参加工作后，世俗的压力接踵而至。我似乎更喜欢“蜗居”在这座城市，过自己的生活。渐渐地，那些熟悉的同学的名字，便都蒙上了灰尘。

所幸，我和大马还有联系。大马大学毕业后，先到了一个海岛的边防机关，没几年又主动申请到西藏日喀则地区的一个小边防所工作。听大马说，那里距离不丹边境很近。浩瀚大海及雪域高原，倒也适合他天马行空的性格。他每次休假回来，我们都会抽空坐一块儿，把酒聊天。

马延的出现，让曾经的“三驾马车”终于凑齐了，我以为，学生时代纯真的快乐要重现了。

我和马延相互留下了电话号码和QQ号，很快，她就出现在我的QQ好友群里。可是，数月来我俩基本没有通过话聊过天。十几年后，我们好像连共同的话题都找不到了。

只有在QQ空间里，我才可以了解一些马延的情况，并在她的话题后跟帖留言。马延也会在我挂到空间里的文章后面发表一些看法。我不禁感慨，我何等怀念过去的友情，现在，却必须通过这种时尚的方式去了解一位故友。

前几日，看到马延在空间里说她身体出了点小毛病，我留言要她一定保养好身体，改天一块儿到西藏找大马玩，站到世界屋脊上欣赏人间美景。很快她就回帖响应。可是，改天是哪天，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可能，当大马再次回来，我们仨就可以坐一块儿海聊，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了，但心情能否像从前那样？或许，我们仨真如三匹马那样，从一个原点出发，向着不同的方向奔跑，离得只会越来越远，原点处的记忆也会随时光渐渐逝去了。